

卷一

唐荆川選輯朱文公全集卷十三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為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



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為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

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塾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

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勿跂於高勿駭於竒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

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間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脉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為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寔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

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

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夫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来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

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為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孟子集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

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孟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

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

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以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

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不敢辭至於明聖
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
幾焉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
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
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
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
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

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
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
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
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
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
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
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
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

馬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

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

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今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

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其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

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楚詞集註序

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

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
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
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
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恠神怨懟激
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巳之
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
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
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技淚謳塗於下而所
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
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

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
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
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
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
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
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
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
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
皆未嘗沉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
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

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
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
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
摭舊編粗加彙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
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
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希矣是豈
易與俗人言哉

朱熹

王梅溪文集序代作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
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

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
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則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
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
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
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
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
猛而麟鳳之為祥石礪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
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
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猾不可方物者
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

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沉於事業文章之際
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
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
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
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
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
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
文章下至字畫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
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
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

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兩府
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
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用其說
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耻為已任其所言者
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
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成上疏自劾除吏
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
饑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
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
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

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未為浮靡之文
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
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
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
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
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
以其心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
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
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
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闊

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
髮點污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
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
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
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
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
公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
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出
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
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

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
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
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
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
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內
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於下
國步安疆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
爽之可畏者為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
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李公奏議後序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
於氣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而或至於
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
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
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
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
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
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
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
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碎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

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子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疆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敷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志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蠶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為已任

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扣反復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竒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

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澁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

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間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于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禎之言云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

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
是以前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
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
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
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
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
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
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
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
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

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
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
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
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
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
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
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
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
非予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
篇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

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
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
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
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
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鄉所講焉而未
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
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
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
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
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

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
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踈密之際後之君
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
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
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
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
其書為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
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為諸經
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徃徃未脫
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

國段

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約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于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

戊午讜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

而求為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禮記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苦枕下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

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丞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讐敵之虜而歡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

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歎者一旦

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

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肆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柰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墜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

能有所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再懽中外無
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固已無所復發
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敘次戊
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
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為敘次
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有
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
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

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
聖人者寡矣因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
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
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蔽亂之中以為一
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繆於聖人亦難矣蓋
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
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
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
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
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

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
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
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
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千百歲之上無難
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故其邪心以窮
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為甚難
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
子野之為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
者不易焉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徃於宴安無事而不為經世有用之學者幾
年于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疆土報雪讐
耻為已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
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士祇承德意始復相
與刮摩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
英下至韋布芻蕘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
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衆多且適
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疆弱視前
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

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固為是迂闊無用之
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
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
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
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
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
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
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
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宴然溺於無

事之時其為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然競於有
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
善良獲其惠而姦盜懾其威退而閉處則杜門讀書
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
有嘆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
亦槩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為人且欲召而見之
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為
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
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

中和舊說序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中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

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於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虚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

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藁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傅伯拱字序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吉禮則尚左其變則尚右自夫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夫祝號詔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蓋不惟其理象之然有

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日宗廟朝
廷之上族黨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
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尚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
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指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
哉今建寧傅公之季子伯拱以其名來請字予惟拱
之為禮畧矣然奉手當膺端行正立則其心固已肅
然而主於一矣從而論其平居吉禮之所尚則夫所
以尊陽抑陰而使之不忘乎君子之道者其精微之
意又如此故請得奉字曰景然而遂書其說以授之
景陽風骨秀爽異於常兒而亦既從事乎日數方名

遜讓之學矣蓋亦識夫尊君所以命已者而不忘乎
恭敬之守異時少進則又因夫朋友所以字謂已者
而益求所以擇善固執之方焉必使陽明勝而德性
用陰濁去而物欲消剛不屈而明不傷公足以滅私
而義足以勝利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途而有以
進夫君子之域也無疑矣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
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

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
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
本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
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
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
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
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間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
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
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

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
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
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
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
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非學者即
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
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
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
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
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

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呂氏讀詩記後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

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
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固
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
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
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淺深得失有不能同
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
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
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
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
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

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
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
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
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
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意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
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
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
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
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釋正之云者或不免
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致疑於其間熹竊惑

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頽泪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為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為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向薌林文集後序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塋為韓報讐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

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絃九竅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胷面目為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太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

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綠山之
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
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薊
林居士向公之書竊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
公始以曠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
任姒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蟬聯赫奕
不可稱數然逮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
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絕僭叛之音郵而縻
其家族宣霸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
孤城以抗彊虜百勝之鋒遏群盜橫流之勢身皆危

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讐辱國
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
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
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
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為
之於不可為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
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
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
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
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

閑曠之姿魁竒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
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絕俗離世之難發興吐
詞之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始公之薨而五峰先
生胡公實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汪公始銘
諸幽其於公之志行本末則既詳矣又後二十餘年
而公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卷者屬熹
使為之序自惟晚出輒序公文而又列名二公之次
皆有非其分之所安者蓋嘗以是辭焉而弗獲也因
竊敘其心之所感者如此以附書之左方後有君子
得以考焉大夫名某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

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於家亦已十八年矣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
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舍中有誦
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
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
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目錄老
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竒之引
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
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即與俱歸

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
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年
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
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俗多不合而居家
極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
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
然願就閑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
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為言也則其志
豈自以為止於此而已哉君沒之年先君子亦棄諸
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

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既歎君之不幸
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幾人今亦無
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
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東卿請序其文
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為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
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間又多舛繆脫落不敢
輒改懼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

金華潘公文集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為實不越
平一陰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

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
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
為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
容則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扶獎惟恐其不盛陰為
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
之德柔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
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
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
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為然蓋凡自古聖賢
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

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為歎及乎
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慾病根也之不得為剛蓋專
以是為君子之德也嗚呼若故中書舍人金華潘公
者其真孔子所謂未見者哉熹雖不幸而不及掃灑
其門然讀其書而猶喜於有以得其所存之彷彿也
蓋公自宣和初為博士則已不肯託昏富貴之家而
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矣及為館職又不肯遊蔡
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
因論時宰何臬唐恪不可用恐懼國事以是謫去曾
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

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
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
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責詞直以揣摩詆訾為罪則
其事固可知已紹興入為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為
左史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
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
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二帝蒙塵之久
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寤晨興不敢
少置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
大公至正之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

庶有休息之期矣服喪還朝又以廷叱奏事官而忤
旨以去自是之後秦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
起矣然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
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
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
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
屈於檜其子熺暴起昂貴勢傾內外亦未嘗與通問
也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
生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孫亦
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為本

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
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為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
也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忘愆其真可謂剛毅
而近仁矣夫以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嘆剛
者之不可見況於百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
少伸其志以沒其條奏草藁有補於時可為後法者
又以公自焚削而不復存其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
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
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沒沒無傳而遂已乎公之
兄子今廣州使君時謂熹蓋序其書而傳之熹不敢

當而亦不得辭也於是三復其書而剝其梗槩附于
書首以告觀者且將時出而伏讀之以自厲焉公諱
某字義榮一字子賤自號默成居士集凡十有五卷
廣州字德鄰少學於公植志行身甚有家法數為郡
守部使者愛民戢姦不憚大吏所至皆有風績云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
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
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
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

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

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典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學於習熟見聞之近

即肆其曾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此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

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已者故屬予以序列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奏被之筦絃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黃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

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為文略相上下猶
或有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
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驟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
落筆輒驚坐人余固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
亦鮮有能及之者邇來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
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
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絕意一以頑鄙自
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絜大於文字間矣既而子
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闊然每得其詩文
筆札必為之把玩賞歎移日不能去手蓋子厚之文

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視柳
子厚猶以為雜用今體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
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
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
坐竟日閒輒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
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為之節奏抑揚高下俛仰疾
徐之間凌厲頓挫幽眇回鬱聞者為之感激慨歎或
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復可以
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為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
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蓋未嘗不三復而

深悲之以為子厚豈真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
以死也衰莫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
語此者方將訪其遺藁積而藏之以為後世必有能
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生闕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
為詩若干篇別抄人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余
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闔恍
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為之執卷流涕而
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
穎昌且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
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阨窮以死是

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
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
也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為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
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
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
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為玉而
又銜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父大夫公而予之名
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

人之意瑾也勉旃母以石為玉而又銜之也

林貫之字序

莆田林井伯之子小字轉翁間以謂余請有以易之
余曰日月山川隱疾之外何適而非名唯母曰翁者
以去自尊之嫌斯可已乃請井伯姑仍上字而字以
貫之且告之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所以轉者
牙之圜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直而留於轂也轂之
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輻以指牙也然
自轂之外雖能轉物而未免自轉於物唯軸則承軫
載物以貫夫轂而未嘗有所動焉是以不轉於物而

物之可轉者皆唯我之所轉而莫能違也嗚呼人之
為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為物之所轉則其日
用之間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能淫貧賤
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井伯家傳奧學所以教其子
者固宜熟於此矣貫之其必以余言為不謬云

題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
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
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
其行書此贈之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

送郭拱辰序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兼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為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為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為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

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迹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是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為贈

送夏醫序

予嘗病世之為論者皆以為天下之事宜於今者不必根於古諧於俗者不必本於經及觀夏君之醫而又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奇恠絕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驗及問其所以然

者則皆據經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予於是竊有感
焉因書遺之以信其術於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
古而自用者云

贈徐師表序

南浦徐君師表論五行精極建安今年新進士數人
大抵皆其所嘗稱許序引具存可覆視也一日見予
屏山之下因以所知十餘人者驗之壽夭窮達之間
中者八九以是知諸君之譽徐君也不為妄而徐君
之得諸人也不為幸其挾諸人者不為誇矣將行求
予言以贈予惟人之所賦薄厚淹速有不可易者如

此而學士大夫猶欲以智力求之至於義理之所當
為君子所不謂命則又未聞其有必為者何哉徐君
之所從遊多吾黨之士坐語從容試以是說論之庶
乎其有益也

贈李堯舉序

日者李君以五行七政推知人生壽夭窮達循其已
然而逆斷其將然雖數十年之遠無一辭之差顧於
予稱說云云則若有可疑者豈其言之空多所以不
能為失耶不然是殆見吾厄窮之久意其所不堪而
姑為是言以悅之耳嗟乎士之辱於草野泥塗之中

不幸而類予者何可勝數生雖愛之而不忍其窮然必欲人人揣其所欣厭以為避就則何以信吾術於當世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為此者其殆必有以樂乎此生又安知其果以吾言動其心哉余為生計莫若直其辭而已矣生一直其辭在我者既無枉道誣身之辱而天下無不服吾術之精且又使吾之所愛敬慕悅而不欲其久窮者益有以自信而忘其窮之為累豈不真有助哉生將有所適因書以授之生行四方且久其更事寔多必將深有感於予言者矣

贈徐端叔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為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

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耻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

泉州縣學故書目序

同安縣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訾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秘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瀆

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為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記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解弛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為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更為裝褫為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

見其後云

易學啓蒙序

聖人觀象以畫卦操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

象數者又皆牽合附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其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

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其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

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風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武夷圖序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峯巒峭壑秀拔竒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岸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挿石罅間以皮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為仙

也今山之群峯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然舊記相傳詭妄不經不足考信故有版圖迫迤漶漫亦難辨識今冲佑羽人高君文舉始復更定此本於其鄉偕隱顯之間為能有以盡發其祕且屬隱屏精舍仁智堂主為題其首以祛舊傳之惑云

孫稽仲文集序

蘇臺孫侯稽仲示予以其所為文曰谷橋愚藁者十巨編曰予之用力於此深矣子其為我評之熹不能文不知所以贊也然嘗讀稽仲兵要之書矣觀其述

作之體不為文字之空言而必要於實用此其志豈獨求以文鳴於世而已哉今得此編而讀之其律令之嚴關鍵之密又若未能無意於文者然其不為空言而必求有以發於物色事情之實則猶兵要也意翻空而易奇文微實而難工昔之用力於文者蓋已病之是以谷橋之篇驟而讀之初若艱深嚴苦而不諧於俚耳至其合處則又從容閒暇流暢發越若律呂之相和雌雄之相應此其用力之淺深世當有能識之者不待予言而後信也至於談經之趣足以見其文之所以為本論事之章足以見其學之所以為

用又皆明白磊落間見層出於其間嗚呼是亦富矣
異時有志之士蓋必將有考焉又不當專以文章利
病而言也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
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
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
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
者而為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間
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

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
為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然耳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六月一日林黃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
恐有未是處幸見諭予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
是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
著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
可疑予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
見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為太極中含二體

為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為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為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義爾予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名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

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侍郎且更仔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為有識者所笑也林艷然曰正要人笑又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為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

侍郎所說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適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此事它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無說而去然意像殊不平還自臨安客有問此曲折者事之既往本無足言而恐學者疑於邵張之學也因命兒輩錄此以示之客因有問者曰太極之論則聞之矣宗子之云殆即莊生所謂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者子不引之以為夫子之助何耶予應之曰莊生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而不知其適庶少長之別知擎

蹠曲拳為人臣之禮而不知天理之所自來故常以其不可行於世者為內直而與天為徒常以其不得已而強為者為外曲而與人為徒若如其言則是臣之視其君陰固以為無異於吾之等夷而陽為是不情者以虛尊之也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正謂此爾其與張子之言理一而分殊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昔予書宋君事後當發此意因復并記其說以俟同志考焉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

必其事之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
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
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
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
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
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
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
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况曲為訓說
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
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

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
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
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
改爾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
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
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
小雅不獨為雅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
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糅非
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
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

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
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
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
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
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
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
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
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
陳則固不嫌於麗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
於麗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

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
乃反為麗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
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於
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
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
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
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
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
止乎禮義則又信六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侈矣然
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猶實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

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謂禮義之止也
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義之止乎
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
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
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大抵吾說之病
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完先生
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
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
恭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生而聞此雖

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道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

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
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
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
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
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
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
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
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
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
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

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
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
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
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
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
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
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
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
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
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

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

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狙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

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果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氏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城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為九篇又增多伍篇舜典益稷盤

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并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
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為五十八篇
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
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
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
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
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
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
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
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

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
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
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
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沉潛反復乎其所以
不必穿鑿附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
辰新安朱熹識

詩

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
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訓詁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
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
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獨

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謂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于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識

易

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為十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

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徃徃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文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沒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為之別見于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

熹謹書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詘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為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者

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為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紹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唐荆川選輯朱文公全集卷十三終

程